

网络文学如何拓展新大众文艺形式

◇周志雄 许蒲菲

新大众文艺的提出,既是对“文艺为人民服务”指导思想的践行,也客观融合了当代媒介技术变革、文化消费潮流与精神文明建设需求等现实情况。相较于传统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更重视互动性和趣味性,表达方式也更贴近数字化的日常生活。因此,新大众文艺之“新”,不仅是创作主体、生产机制、呈现内容之新,更是形式之新。在这方面,网络文学不仅致力于推动全民参与的格局持续深化;还紧跟文化潮流、革新创作形式,为数字时代读者提供丰富的阅读选择和审美体验。作为互联网文艺的“排头兵”、新媒介文艺产业链的重要源头,揭示网络文学如何充分发挥自身特性,合理利用技术驱动力,创造深受大众喜爱的文艺形式,对其他文艺门类而言起到一定示范和启迪作用。

捕捉大众审美新风向 在“重写”中重构类型

创作主体的大众化是新大众文艺的显著特征之一。在用户生成内容(UGC)模式的促进下,大众从传统的信息接收者向内容创作者进行转变,文艺作品数量呈指数倍日益增长,大众的审美喜好较之以往也更受重视。细分并揣摩每个年龄段、性别、职业圈层的阶段性偏好,成为文艺生产者不可或缺的能力。大数据统计技术和平台个性化推荐机制的完善,促进特定作品与目标受众的双向筛选。向公众开放的点击率、收藏率、市值估算等数据,更能直观呈现大众对某一类题材或技法的喜爱。这些都成为网文界“一部爆火、百部效仿”的重要原因。这虽有利于网文敏锐跟进大众阅读市场的潮流趋势,但也不可避免地造成较严重的同质化倾向。可是,这种现象会绝对导致文艺创作不可逆转地无止境下沉吗?从事实来看却并非如此。因为在相关管控措施完善的情况下,网络文学正是依靠不断地“重写”,为审美持续注入新活力。

这里的“重写”不仅意味着“重复”写作,更指向“重新”创作。任何文本都会在创作中有意无意地借鉴、摹

仿前文本,而拥有庞大作品基数的网络文学只是将这一创作逻辑继续深化。作者们从大量重复的文本实践中汲取经验,再从分枝细节进行重构,这是网络文学重构类型套路的有效手段之一。只是这种重构是平滑温和的,需要积攒足够多的“量”才能实现“变”,而不是大刀阔斧地革而弃之。它通常是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将核心元素如世界观、异能体系、角色设定等,以拆解、融合、叠加等方式与新要素融合,进行“重写”创新。

令读者收获陌生感的同时,又不会过于偏离接受惯性。如入选 2024 年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的《十日终焉》,就属于由无限流、悬疑推理、末世求生等多个类型要素组合的复合型作品;《我不是戏神》则将我国传统戏曲文化与流行的废土设定、升级机制进行“混搭”。“重写”行为能够大幅提升类型灵活性,有效整合数媒时代大量涌现的流行素材。可以说,网络文学的“重写”不仅是对原有类型的“重写”,也是对文类边界的“重写”。

借力新型媒体平台 在界面空间开辟体裁天地

新大众文艺的另一重特点是,其多数创作行为和传播手段都依托于新媒介载体。譬如各类虚拟端媒体平台就是网络文学刊载发表的重要阵地。目前,除了以超长篇章连载为主的大型商业文学网站继续扩大产业覆盖面,还有许多原本以社交或其他功能为主导的新型媒体加入网文赛道。这些平台不仅可以容纳长短不一的体裁形式,还支持作者尝试音频、视频、图文结合等多种媒介表达方式,甚至鼓励探索商业类型之外的审美创作,如二次元轻小说、文青小说、纯文学小说等。正是通过搭建数字媒体平台多渠道开发的“东风”,主动探索适应策略,网络文学才得以拓展影响范围,为读者提供审美体验更为多元的网文选择。

当前,长篇和中短篇网文创作逐渐发力,一些微小说和小品文也受众颇多。这一方面因为短视频和快节奏生活的流行,读者不再仅满足于长期

连续追更的延宕式快感;另一方面则出于媒体平台界面对网文体裁的潜在规约。以“盐选故事”为例,知乎作为大型互联网问答社区,其移动端浏览界面将答贴以窄框形式呈现,框内依次是“问题(加粗标题)—回答者用户名—回答正文(最多只显示四十余字)”,只有点击进入后方可查看回答全文。2019 年,“盐选故事”登陆知乎专栏,故事作品会以回答的形式分发到相关问题下。由于最多只显示四十余字的浏览限制,为了在上下滑动的瞬间迅速打动受众,吸引点击并增加完读可能性,绝大多数“盐选故事”会将情感张力最强的桥段提至开头,再将故事徐徐道出。充沛的情感、不断揭露的悬念反转、一气呵成的紧凑情节,让知乎开辟出一条以“故事”为核心的特色网文赛道。微博也是新媒体网文的创作集中地,“长微博”功能的健全,用户还可以将长篇文章内容转为图片,再以长图的形式进行发布。这促使大量图文并茂、绘声绘色的“长图文”网文出现。微博作为简短实时信息广播分享的资深媒体平台,还能够给予作品有效曝光,利于促进读者与作者的双向交流。随着支持发表原创网文的媒体平台渐多,网络文学跨媒介形态也得以进一步开发。

浸润数字文娱生活 以先锋精神探索读写方式

我国数字文娱生活的高度繁荣,是新大众文艺概念提出的现实背景。网络文学能够拓展新大众文艺的形式边界,少不了新生代作者对动漫、电影、电子游戏等门类表达方式的吸收。这些出生于 1995 年后的“Z 世代”“阿尔法世代”浸润在数字媒介文化环境中,对新技术的接受速度和适应能力较强,他们对“阅读”行为的理解并不局限于抽象思辨式的文字阅读,同时也乐于探索互动性、趣味性更强的方式,打破常规读写。让网络文学能够对接追求艺术形式创新的先锋实验精神。

一些作者善于将互联网技术活用到网络文学创作中,打造复合型文本。譬如在正文档外创立附录、音频、图画等副文本,再统一打包为压

缩包上传云端,读者下载后需要对这些文本进行配合阅读,方能完整感知旨意,从而获得更具沉浸感的阅读体验。有些作品则充分结合电游的操作元素,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互动小说。还有一类作品虽仍坚持文字写作,却锐意探索随机叙事、后设叙事、非线性叙事等手法,将流行文艺的深层逻辑融入网文创作。

客观来看,网络文学的先锋精神与 20 世纪 80 年代的“先锋派”创作理念仍有所区别。上述的网文形式虽然新颖超前但并不全然陌生猎奇,而是以当代大众所熟知的数媒文艺作为明确的借鉴来源。总之,网络文学革新读写形式的意义在于以强烈的参与感、代入感激发大众阅读欲望。进一步消弭读者与故事之间的距离,深刻践行新大众文艺理念。

相较于其他较为活跃的新媒介文艺,网络文学的独特性体现在,无论形式几经变迁,它始终以“文学”身份践行新大众文艺创作。众多新类型、新体裁、新形式的发明,归根结底是为了更好地书写社会生活中源源产出的新内容。这既是对“文艺为人民服务”主旨思想的践行,也代表当代文学对技术赋能下新时代文艺生态的回应。今年初,DeepSeek-R1 大语言模型甫一问世,其较强的语言组织和学习推理能力就引起舆论沸腾,免费开源的发展模式也同时撬动地球两端。时隔不久,阅文集团就宣布将该模型集成部署至原先的“作家助手”中。站在人工智能重塑文艺创作格局的前夜,如今的文学创作虽然面临着严峻的算法挑战,但也将迎来前所未有的跃迁机遇。网络文学正是将媒介技术和数字思维充分转化为形式动能的同时,坚持用有温度的文字传递真善美,用情真意切的书写触碰人心。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网络文学将在技术变革与文化传承的双重逻辑中继续前行,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丰富的精神文化产品,拓展新大众文艺形式的文学版图。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网络文学评价体系建构研究”(18ZDA283)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安徽大学教授,安徽大学网络文学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中国文学在拉美译介中的文化身份构建

◇吴菲娜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不仅是文化交流的体现,更是构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键途径。拉美地区作为世界上文化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其独特的文化背景和文学传统为中国文学的译介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本文将从文化身份构建与认同的视角出发,深入分析中国文学在拉美译介的现状与路径。

丰富的译介种类和推广方式

21 世纪初,中国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在英语世界乃至拉美地区流传广泛,文学作品的译作增长迅速。译介的文学作品种类也逐渐丰富,在译介传统的古典文学作品如《红楼梦》《文赋》《大学》等之外,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科幻小说等也开始受到关注。例如,2014 年,麦家的作品《解密》在阿根廷上市不到一个月就跃居文学类销售排行榜第一名;2016 年,刘慈欣的《三体》西语系列在西班牙甫一发行就引起了巨大反响,不但登上畅销书排行榜第二名,受到学界的高度认可并获得凯文奖和伊格诺特拉斯奖两项西班牙本土大奖。西班牙汉学家阿丽西亚·雷林克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译著一系列中国古典小说,如《金瓶梅》《赵氏孤儿》《文心雕龙》等,而后她又对元代的戏剧产生兴趣并译介了《赛娥冤》《西厢记》等作品,丰富了中国文学在拉美地区的译介类型。2021 年,由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出版的汉西版《魔侠传》,这本林纾翻译的中国最早汉译本《堂吉珂德》正是由雷林克进行回译。

从译介渠道来看,拉美地区的汉学家在中国文学在西葡语国家的传播和推广中起着关键作用。例如,西班牙著名汉学家、翻译家塔西安娜·菲萨克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译介了多部中国文学作品,如巴金的《家》、钱锺书的《围城》、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以及鲁迅的一些短篇小说,并于 2012 年成为“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首位西班牙语获得者。墨西哥学院的汉学家莉亚娜·阿索夫斯卡携手出版人埃莱娜·巴桑,在 2023 年墨西哥第 44 届矿业宫国际书展期间,举办了一场关于中国文学西译本图书的推介会。推介的图书为墨西哥 21 世纪出版社出版的“中央之国”系列丛书的中国当代优秀文学作品,如贾平凹的《极花》、阿来的《蘑菇圈》、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和《我不是潘金莲》等。

拉美地区的出版社和文化机构在推广中国文学方面发挥了多方面的重要作用。在西班牙,凯伊拉斯出版社通过与中国出版社和文化机构紧密合作翻译并出版了众多中国文学作品。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西班牙语图书出版商之一,塞伊克斯·巴拉尔出版社则侧重译介鲁迅和余华的作品。此外,孔子学院等文化机构也积极参与与中国文学的推广和传播,通过举办讲座、研讨会、诗歌朗诵会等活动,提高当地民众对中国文学的认识和兴趣。最后,文学节和交流活动是中国文学在拉美地区传播的重要渠道。如哥伦比亚的麦德林国际诗歌节、墨西哥的瓜达拉哈拉国际书展等,都为中国文学作品的展示和交流提供了平台。通过这些活动,中国诗人和作家有机会与拉美地区的读者和文学爱好者直接接触,促进了中国文学在当地的传播和接受。

翻译策略与文化适应

随着各方推动中国文学译介的进展,拉美地区的读者对中国文学的兴趣逐渐增加,尤其是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关注度不断提高。许多读者对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充满好奇,希望通过阅读中国文学作品来了解中国的现状和未来。例如,2022 年,由中国作家协会资助的《隔离期的阅读——中国短篇小说选》,收录了 43 位中国当代作家的短篇小说,由墨西哥学院出版社出版。该书首次印刷即在三个月内售罄,显示了墨西哥读者对中国文学的浓厚兴趣。

从作家作品的数量和种类来看,拉美地区中国文学作品的传播和关注度主要集中在古代诗歌和古典名著上,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工作仍然相对不足。由此,使得中国文学在拉美地区难以完成合理的文化身份构

建与认同。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它塑造了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文学是构建文化身份的重要工具之一,文化身份的形成源于文学作品对文化信息的反映和映射。中国文学作品在拉美地区的译介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让拉美地区的读者准确且系统地理解中国文化。因此,中国文学作品的西葡语翻译工作需要深入反思并提炼中国文化身份的独特特征,确保文化身份在内部的统一、协调和连贯性;另一方面,要借助中国文学的独特表达,展现出不同层次的文化包容性和扩展性。就具体翻译策略而言,译者所选择的异化归化策略,或解构原作传递信息再选择性重构,或强调文化内涵的延展,最终形成了中国文化的身份构建。

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在 1976 年首次提出“高语境”和“低语境”这两个概念。作为典型的高语境文化,中国文学作品要求读者对语境有深刻的理解,才能准确解读信息。许多带有浓厚中国文化印记的文学作品翻译,由于高语境文化的特点,给拉美读者带来了阅读障碍,使得这些作品在拉美地区未能获得预期的影响力。因此,在中国文学作品翻译中,译者或许可以考虑运用“大白话”或“小白文”的翻译策略将高语境文化向低语境文化转变,选择具有直接性和清晰性特点的语言表达,将语言本身作为信息传递的主要手段,以弥补拉美受众阅读时的文化障碍。译者甚至可以考虑以构建中国文化的身份与认同为第一要务,效仿当年林纾的翻译方法,结合拉美地区人民生活的经验,对原文进行大胆的删减或增补,以更好地表达作品的思想,传递中国文化。当然,在代表中国文化身份的独特译名翻译时,译者应当坚持文化身份的统性,如墨西哥汉学家莉亚娜翻译《道德经》是直接将“道”译为“DAO”。她认为在翻译中,“DAO”应该是一个专有名词,不需要翻译。另外,我们还要看到当今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正深刻改变着中国文学对外翻译的方式。

长期以来,中国文学的西语译本主要在学术圈内受到关注,但拉美地区大多数并非学术研究者,他们的文化水平可能处于初中或高中阶段。因此,首先,中国文学要推广在拉美地区的译介和传播,必须建立在对受众需求的深刻理解之上。例如,《道德经》西译版在拉美很受欢迎,因为其中国阴阳辩证的理念和思维方式与拉美印第安人的哲学思维有很多共同之处,都是尊重自然、崇尚和谐的生活方式。其次,尽管流行文学相较于严肃文学较少受到专业期刊的评论关注,但其娱乐性和时尚性让它赢得了广泛的读者群体。特别是科幻、武侠和言情等网络文学类型在海外拥有众多忠实粉丝。2020 年,中国网络文学共向海外输出作品 1 万余部,其中拉美地区是重要的传播区域之一。与传统的纸质出版物相比,网络技术所推动的全球化传播方式极大地丰富了海外受众的选择,使他们能够以更加灵活和便捷的方式获取文本内容。2021 年,五洲传播出版社推出了一款名为 that'sbooks 的西班牙语阅读应用程序。该应用程序一经推出,便受到了广泛欢迎。其用户群体广泛分布于墨西哥、哥伦比亚、秘鲁、智利等多个国家。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与络文学所展现的中国文化产生共鸣,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拉美读者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此外,中国的游戏、影视、类型文学等元素,不仅丰富了文化的表现形式,也成为了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黑神话:悟空》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提炼出全球共鸣的核心价值,一举摘得拉美游戏奖(E-quinoxLATAM)年度游戏及最佳 PC 游戏两项大奖。

中国文学在拉美地区的译介与传播,不仅是文化交流的桥梁,更是构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通过译介数量的增加、译介渠道的拓展、受众兴趣的激发以及翻译策略的优化,中国文学正在逐步深入拉美读者的心灵,促进着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认同。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全球化传播方式的不断创新,中国文学在拉美地区的传播将更加广泛和深入。我们期待更多的中国文学作品能够跨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在拉美地区绽放出独特的光彩,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的文化力量。

(作者系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中国文学的世界性构建

◇李茜格

在当今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深化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交流与融合。在此基础上,推动中国文学日益深入世界格局,实现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由“走出去”到“走进来”的范式转换,亟需厘清“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过程中中国文学的世界价值和意义。而实现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共同繁荣。

纵观中西方交流史,学界以学者周宁为代表的观点认为,13 世纪中叶至 18 世纪中叶启蒙运动期间,西方对中国文化的向往和接纳形成了西方世界美好的中国形象,《赵氏孤儿》等中国文学在西方世界受到喜爱。近代以来,中外文学交流的总体格局呈现出变异与断裂,诚如宋炳辉所言,这种错位表征为“中国对西方文化与文学的大量译介及西方对中国文学特别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整体忽视。究其原因,谢天振总结为中外文化了解的“时间差”与中外语言能力掌握的“语言差”。鉴于近代以来中外文学交流“文化人”局面,新时代“中国文化走出去”上升为国家战略,通过多种途径在全世界塑造积极健康的中国形象,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在全球化语境下也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在创作层面,中国文学的世界性体现在文学创作的审美转向和文体实验已经融入世界文学。一方面,当代中国作家文学创作悄然转向,带有异国情调的虚构世界与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者的虚构世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另一方面,当代中国作家在借鉴西方文学译介的过程中,尝试新的表达方式与叙事框架,以此推动中国文学的变革与创新,完成了与国际文学潮流的同频共振。

当代中国文学的世界性也是依

托传播渠道的思维变革和路径探索而形成的。一方面,中国文学的翻译妥善处理了异化和归化的辩证关系。长久以来,“译作应该忠实原作”成为译界的共识,然而译作的接受效果往往缺乏足够的关注。上海交通大学王宁对比分析了《红楼梦》的杨宪益夫妇译本与戴维·霍克斯译本,发现前者的语言忠实度更贴近原作,常常被视为国内汉语言学者和翻译家的参考范本,然而后者的可读性更胜一筹,深受外国读者的青睐。因此,王宁认为,中国读者对于阅读外国文学译本中的异化因素非常宽容,但在英语世界,归化的倾向显然更占主导地位。有鉴于此,不少国内外学者强调从翻译的生产到流通诸多环节出发,呼吁将国外著名汉学家、翻译家、出版社纳入中国文学翻译实践中,从而探索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异化与归化的平衡点。另一方面,类型文学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开辟了新的模式与创新路径。近年来,涵盖玄幻、武侠、科幻的类型文学在海外持续输出影响力;网络作家天蚕土豆的《斗破苍穹》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热销海外;武侠小说融合西方奇幻文学、视觉化元素,在战斗场面、人物塑造方面注重视觉化、戏剧化,使西方受众产生文化共鸣;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摘得“世界科幻协会”所授予的“雨果奖”,为中国类型文学在海外传播打开了新的突破口。依托互联网技术,类型文学实现正规化、产业化“生态出海”,国内翻译网站 Webnovel、网文翻译海外转载网站 WuxiaWorld、Readlightmovel 等民间传播力量逐步实现网络文学 IP、衍生品的文化产业链条全覆盖。

当前,中国与世界的对话与交流表明中国文学正积极融入世界文学的版图。然而,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既要“走出去”,更要“走进来”,从而促

进世界范围内的文明交流互鉴。其中,深挖“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下中国文学的世界价值成为重要“抓手”。

首先,探索和共建世界文学场域内的文学价值评价体系,从而深化“世界价值”内涵。歌德晚年对中国表现出浓厚兴趣,开始接触中国儒家文化及戏剧、短篇小说、小说,形成了“世界文学”的概念。不幸的是,他仍然对中国文学知之甚少,他的“世界文学”更像是西方对自我的想象投向东方,通过从东方文化中探索“普遍性和统一性的经验”,为“欧洲人”的崛起指引方向。诸多学者研究显示,歌德以来的“世界文学”凸显西方中心观念和权力关系,宇文所安认为,当代中国文学(由于与西方当面接触)陷入了世界文学中的“次要地位”,略微“落后于时代”。实际上,中国实验小说和早期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中所蕴含的自我反思性很可能被美国编辑、评论家或读者视为现代小说的翻版。为此,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进一步融合需要赋予“世界价值”新的深刻含义,从而阐明中国文学的世界价值为何。“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一套共有的文学价值评价体系,由西方、非西方的当代作家、评论家组成的共同体,共同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必要时需要采取共同行动,反对延续一个单向性的体系。当我们思考这一套共有的文学价值评价体系时必须回应的是,这些文学价值标准应如何制定,才能涵盖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特征与美学原则?如何避免文学评判被文化政治力量所左右,从而确保文学评价的公正性与客观性?不同文化中的特殊元素如何在全球文学评价中得到恰当的呈现和解读?这些问题都是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

其次,中国文学的研究推动了跨文化文学理论的构建与发展。“人类



■《斗破苍穹》电视剧海报 图片来源:东方 IC

命运共同体”语境下,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跨文化文学理论”在未来亦会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美国汉学家海陶玮强调文学理论研究中存在恒定不变的因素,即当文本被有意识地用于文学创作时,所呈现出来的形式、模式、比喻以及表现手法。中国文学与欧洲文学大部分体裁彼此重合,虽然源自不同的社会,但发挥着相似的功能。因此,中国文学研究对于探究文学理论中的普遍规律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文学理论只有在文学和文学传统作为一个整体的情况下才会出现,通过研究中国文学艺术,学者可以了解诸如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教文化以及中国特有的诗词、小说、戏剧等文学形式,获得不同于西方文学传统的文化视角和思想体系,向世界文学贡献新态度、新观点。

随着全球化日益加深,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愈加稳健强劲。中国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全球文学格局中的地位将不断上升,也将在全球范围内为文学的普遍性与多样性贡献独特的智慧。(作者系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